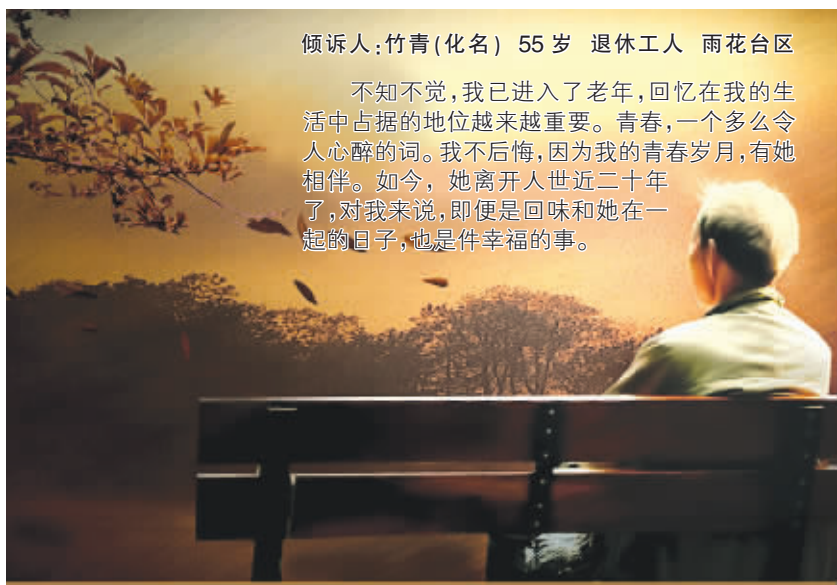


20年来,她一直活在我心里



倾诉人:竹青(化名) 55岁 退休工人 雨花台区

不知不觉,我已进入了老年,回忆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青春,一个多么令人心醉的词。我不后悔,因为我的青春岁月,有她相伴。如今,她离开人世近二十年了,对我来说,即便是回味和她在一起的日子,也是件幸福的事。

为见她,我成了供销社“老主顾”

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秦淮区的一户普通人家。

1970年,父母带着我和三个妹妹下放到了沐阳农村。那时,我已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但为了回城,有一个美好未来,我一直紧紧约束着自己的感情。

23岁那年,我被就地分配到农业银行,做上了会计,从此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时,我压抑多年的爱情“苗子”悄然萌发。

那年底,经朋友介绍,我的“初恋”开始了。

她叫兰,是供销社的营业员,生母在她十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后母对她非常不好,斥责和打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这些也造就了她内向、保守的性格。因此,在朋友的说合下,我们把“第一次见面”约在了她的柜台前。

隔着冬日的晨曦,我看见了柜台前亭亭玉立的她:虽然个子不高,皮肤也算不上白皙,但一双大眼睛十分讨人喜欢。自打第一眼看见这个长相小巧而周正的姑娘,我便打定了和她继续交往的主意。

那次,隔着柜台,我们简单地聊了双方的家庭、工作。临走,她还跟我说了句:“下次再来!”我如获至宝:原来她并不排斥我!

自那以后,我展开了强大的“爱情攻势”。因为我工作的银行距离供销社并不远,于是“偶遇”变成了“常遇”,我也成了她的“老主顾”。

她父母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

这样的甜蜜生活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1977年初,她在供销社书记的父亲从同事的口中发现了“蛛丝马迹”,经常暗中“视察”

女儿所在柜台的“营业状况”。看见我只往一个柜台“常出常进”的样子,他明白了一切。

在他眼中,我只是个从南京下放来的穷小子,一向对下放户有偏见的他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那天回到家,他让兰答应与我断绝一切来往,没想到兰是那样刚烈,从头至尾一个字都不肯说,她的父母在暴怒之下就把她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我到单位时,看见我的办公桌上堆着这段时间以来送给她的所有礼物。领导告诉我,这是兰的父母送来的,临走时,他们还丢下话:“让他们不要再联系,我很快就会把兰调去县城里工作!”

过了一天,我照常去供销社找她。谈到她所受到的委屈,我恨不能替她承受,而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给了我一个微微的笑,说:“你不要为我担心,等我调去了县里,我们就能获得自由了!”

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地来往,只能通过朋友给对方传递着彼此的消息。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的父母还是发现了我们的来往,对她往往劝说不成就是一顿暴打。

背着父母,她和我尽情相爱

1977年底,她在父亲的一手操纵下被调去县城一家针织厂做工人。报到当天,我就在办公室接到了她的电话,我们相约当天下午三点,县城城北公园不见不散。听到她的声音,我激动不已,当即向单位领导请了假,跨上自行车飞奔了近三十里,赶到公园门口。

在公园里,我搂着她走过长长的林荫道。我们约定,虽然感情处得很辛苦,但我们彼此都有信心患难与共!那天,我紧紧搂着她,直到把她送回宿舍。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想起这份来得太晚的自由,就兴奋不已。

一个月后,我去上海出差,千挑万选给她带回了一条白色纯羊毛围巾和一把檀香扇。看着这两样不会被强行“退回”的礼物,她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往后的每个周末,我都会骑上近三十里路去县城找她。不论河岸边、堤坝上还是郊外的农田都有过我们相依相偎的画面。那阵子,全国热映越剧电影《红楼梦》,我和她足足把这部电影看了三遍,只希望宝黛的悲剧不要在我们身上重演。

两个月后,我提议让她去我们家“玩玩”,没想到她竟一口答应了。工资不高的她还特意买了一盒平常根本舍不得买的饼干作为见面礼。文静、贤惠的她跟父母以及三个妹妹相处得非常融洽。对她家里的态度已经知晓的父母在席间郑重地告诉我们:“你们好好相处吧,以后的事情,还得靠你们自己努力。”

那时,她常常上夜班,我一有时间就去单位陪她。她在车间工作,我就在她的宿舍里等着她。第二天早上,她还会为我亲手做一碗拿手的面条,我吃了面条,再赶回自己的单位上班。

我探亲回来,她把定情物退给我

就在我们爱得如火如荼之时,她的父母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她,前后给她介绍了几个对象,她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人家。时间长了,她的父母就开始怀疑我们的来往并没有断,于是,便威胁她,如果再不与我断绝来往,就立刻把她调回供销社。

1978年11月,我请了探亲假,回南京探望父母。在家里待了一周左右,便回了单位。路过针织厂时,照例把她从厂里叫了出来,本

以为是一次甜蜜的相聚,没想到,她把那把檀香扇递给我,告诉我:“我看,咱俩的事还是算了吧!围巾我留下,扇子还是还给你。”我急了,问她为什么,她只是一个劲地哭。我知道,一定是她的父母又给了她压力。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那时邮局是我常去的地方,那个年代的小地方,管理很差,所有的信件都散放在桌上,一次偶然,我看见了一封她寄给她父母的信,信很厚,我知道,那一定与我有关!把信拿在手上,再放下,如此四回。我多想把这封信拿走,太想知道它的内容、太想知道兰为什么突然和我分手!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反复斟酌,我把信放回了桌上。

最后一面,我送她一袋苹果

自在针织厂一别,我便没再见过她。大约半年后,才在供销社一个营业员的口中得知她结婚了,对方是个公务员。不久,我也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是兰当年的同事,也见证了我和兰的情感全程。1980年,我们结婚了。

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去县城开会时,得知她生了病。我替她着急,后来,在她妹妹的陪同下,应邀来到了我住的招待所,瘦小的她穿着长长的黑大衣,脸色苍白。那次,没有握手,没有亲热的语言,甚至没有告诉我任何关于她病情的话,不多时她便起身离开,走时她竟然给我鞠了一躬,我非常惊讶,把她扶起后送她回去,路上,我为她买了一袋苹果,取“平安”之意,我祝她一生平平安安!

1990年,我终于可以和爱人以及孩子一起迁回南京了。我准备在回城前,与她做个“告别”。辗转多次才联系上她的妹妹,她告诉我,原来,一年前,因为肠癌,她撒手人寰!我非常痛苦,跑到当年见证了我们的感情的河堤上,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然而一切都不可能挽回了!

现在,每年的清明,我都会朝着北方为她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她给了我一段刻骨铭心的爱,让我有了一段丰富多彩青春。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幸福!

快报记者 钟晓敏
实习生 吕为 整理

征集“南京人的情感故事”

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热线:025-84783552(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
信箱:kbminsheng@126.com;论坛:www.js.cn·论坛·都市杂谈·都市情感

爸爸,原谅年少轻狂的我

倾诉人:牛宜生 62岁 孝陵卫

在父亲眼中,我是一块宝。但为了把我培养成才,他从不溺爱我。他教给我的坚强,让我一生受用。然而,年少轻狂的我,竟在外“混”了11年未回家,甚至连他去世都不知道。

在父母的呵护下,我奇迹般活了下来

父亲牛璜1910年出生在河北涉县一户农家。奶奶不幸病故,爷爷后娶的妻子看父亲处处不顺眼,常常刁难父亲。

即使父亲结了婚,生了孩子,继母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任何改观。后来,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投奔了部队。

重男轻女的父亲对我这个长子分外疼爱。襁褓中的我身体很差,瘦得皮包骨头,眼看不能成活。父亲便命令母亲,家里家外所有事都不用她操心,只要把我照顾好,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没有关系。就这样,在父母的呵护下,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天天地长大了。后来,我们全家来到南京。

为了让我“有出息”,我刚满五岁半,父亲就把我送进了小学。印象中的父亲总是非常严厉,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不是打我就是呵斥我。

为逼我“复学”,父亲使出了狠招

初中毕业后,我顺利考上了南京市第二中学。就在那一年,全国刮起了“精简下放”之风,父亲毫无悬念地被遣返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很快,母亲带着我的弟妹也回了老家探望父亲,只留下我和姐姐在南京继续生活。没有人照顾,我的成绩也一落千丈,结果,高一才上几个月,我便辍了学。

熬到第二年开春,我回老家探望父亲。

费尽周折,我好不容易才找回老家。我以为父亲会说些关心我的话,没想到,父亲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不好好读书,跑我这儿来干什么!谁允许你退学的?”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四点钟,父亲就会准时把我从床上拖起。一碗用几两豆粉兑上十斤水做成的汤和一块尽是野菜做的粗粮就是我的早餐。之后,我就和父亲每人挑上满满一筐粪肥上山。忙完种地的事情,父亲还让我捡石头,下山回家时,还得背上一捆荆棘回家当柴烧。



大半年后的一天,在下山的路上,父亲和往常一样地骂我不争气,骂完,他还丢下了一句:“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深知父亲脾气的我当即吓得不敢往前走。天色已晚,山风呼啸,隐约还有狼嚎,我躲进牧羊人用来歇脚的、用石头垒成的小屋里大声哭泣。

挨到半夜,山下终于传来了邻居呼喊我的声音,后来我便跟着邻居回到了家。父亲用湿润的双眼看着我,问我:“你还上不上学?你还念不念书?”我眼泪刷刷地流,坚定地告诉他:“上!”

第二天,父亲给了我东拼西凑方才借到的二十元路费,让我回到南京,继续我的学业。

年少轻狂的我,居然连父亲去世都不知道

在姐姐的资助下,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中学业,之后便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被下放到黄海农场。

我整天写批判别人的文章,整整11年没有回家,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直到1974年,我的思想才随着时代变化趋于理性,再加上年近三十岁的我有了心爱的姑娘,原本贫瘠的情感世界逐渐丰富起来。在一次与爱人的交谈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父亲!我请了假,回家探望他老人家。

隔着破旧的院门,我看见年迈的母亲正坐在晒篷上赶着针线活,我深情地叫了声“妈!”母亲抬头看见我,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母亲告诉我,在特殊年代,父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在那间蜗居多年的斗室,年仅五十八岁的父亲,把自己吊在房梁上。

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凄惨离世的消息竟然隔了多年才知道,我真是愧对父亲!

亲爱的父亲,今天,可以告慰您的是:我真的读书了,不仅读完了高中,还读进了大学,长成了一个坚强的男子汉!请您原谅当年那个荒唐的少年吧!

快报记者 钟晓敏
实习生 吕为 整理

现代快报 Modern Express 江苏都市网 WWW.JS.CN

2008南京年度时尚红颜榜

快报《时尚》周刊邀请您参与我们的“美丽调查”,将您对南京各美容美发店、健身纤体店或丰胸塑形店做评定

我们也欢迎更多美容美发店、纤体丰胸店接受我们的监督。专家调查组对参与评选活动的机构打分,并评出行业十大优秀管理者

参与方式
登录江苏都市网www.js.cn,点击“美丽频道”,下载“时尚红颜榜”调查问卷
填写好后邮寄至南京市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0606室,邮编:210005
读者电话点评、考察团请拨打96060或84783580报名参加

如果您在追求美丽过程中有不爽经历、遭遇,请拨打96060告诉我们

邀请百万读者参与“美丽调查”
谁最诚信,谁最专业,谁最有效,谁最安全

参与就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

